援鶉堂筆記

援鶉堂筆記卷第九　　經部

禮記

以宋刻纂圖互注禮記校（共四十八卷二十本）宋本附釋音禮記注疏

同校北宋刻禮記校月令鄭注嘉靖徐氏本校注（卷末有經注數）右

惠記　東樹按此先生傳惠氏校禮記籤記一條末學無聞或不詳其故今為說之按阮氏校勘記言宋人各經皆以經注分附於疏其分卷依疏之卷數如禮記注疏七十卷是也與唐志合紹與以後旣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注疏之卷數於是禮記刻為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數不可知乾隆間惠氏棟依吳進士泰來所藏宋刊七十卷本以校占本一一著其卷數除此本外無不六十三卷者又云惠校眞本後藏曲阜孔氏近有巧僞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刊宋証塗改綴以惠氏跋語鐫版京師乃贋本耳云云今先生[illegible]記不及吳泰來補本之說諸家傳校惠本又不言有北[illegible]朱本竊意惠此籤記殆以此四宋本助校吳本耳至徐氏本[illegible]王義定以為嘉靖時仿宋刻本其云卷末有經注數者每卷末記經若干字注若干字又按惠校本吳中多有傳本戴氏震嘗借朱文斿本傳校程晉芳盧抱經皆嘗傳校盧初校用段

古本後又用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官本再校所攟新本是也樹萱以盧校官本傳校淇於先生此所校間有異同詳畧之處又按盧校外間少傳本

正義序是以所見各記舊門按惠校是改具門改閒樹按凡惠校誤字脫字及卷首題式卷第分數卷後經注字數阮氏校勘記具載後不復錄惟先生所自為說乃著之又惠氏說有見處校而先生此無者亦為補錄凡以此經皆以惠校此北宋本為祖本也按盧校有記云其字句不同處今本連行脫去無考處皆一一完善據此故知此本足貴也

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按周書沈重吳興武康人有禮記義三十卷皇侃吳郡人撰禮記講說五十卷梁世儒林隋經籍志宋書禮志及通典所引並作庾蔚之前人文字於名姓多截用者如馬晃顏延之類此則不然明脫之字耳頃檢惠校本猶仍此誤是北宋

本即作庾蔚沈重宣皇甫侃矣疏中悉作庾蔚樹按北人有徐遵明此誤作道明熊安生此作熊安亦非也達本截

今本敕按敕當作勅下同

禮記陸德明音義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按朱本不載陸釋文樹按前記惠棟有宋本附釋音禮記注疏此云宋本不載釋文序吳泰來七十卷北宋本前記附釋音本南宋本也似牴牾而實皆是也

正義曰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按河間獻禮漢書無其事亦不言得周官五篇失其冬官一篇購千金不得取考工以補其闕諸書志云漢興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

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陸德明經典釋文周禮考工引鄭云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其周官者始皇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惠云毛公詩傳多引周官秦漢之閒周官自在不則毛公何由見之明非出自孝武時矣然董仲舒不見周官毛在董前反得見之則不可解也二戴又在董後而云莫得見焉誤矣範按二戴見周官亦無可據

曲禮曰正義曰曲禮曰者按宋本者字空白後皆同

敖不可長宋本直接前節疏文雙行之下不跳行後同

樂不可極按疏則樂爲禮樂之樂蓋從皇侃讀也然今讀並

從洛今讀爲是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宋本此上爲第一卷

自稱曰老夫註亦明君貪賢惠校本改尊賢按貪字不誤惠誤從宋本也

三賜不及車馬正義故知此三賜非九錫之三賜按何休注與孔疏不同

辟咡詔之惠云咡字見此及弟子職說文不收

毋踐屨正義單下曰屨單宋本作襌

堂下布武註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按正誤云注武當作布蓋上句注已云武迹也此注釋布字範按据疏不相躡不下脫半字

凡進食之禮至客不虛口宋本接侍食於長者以下至庶人齕之凡三十六節併爲一章其各節疏文俱次在庶人齕之注後樹按阮記云惠校宋本合下疏十四節在庶人齕之經注下是也此云三十六節誤

侍食於長者節宋本此上屬第三卷樹按惠校宋本分卷之處阮氏校勘記已具後不復記又按盧抱經以爲經注尙在三卷截共食不飽節號爲四卷起首不可從其說是也安在宋本必可盡從乎

獻鳥者佛其首宋本作手誤樹按惠此校宋本誤字甚多不可勝舉學者要當擇善而從隨文校改不可偏主宋本

禮曰君子抱孫節乘必以几正義曰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幦君以羔皮以虎緣之也何屺瞻云如所疏釋是覆苓似非几按士昏禮婦乘以几賈疏謂履以乘車如踐石

適墓節刑不上大夫正義惠滅不與賢者犯法十九字樹按此校阮記未及

史載筆節正義爾雅云不律謂之筆郭云書筆名四方之異言也按郭無此語

卒哭節禮不諱嫌名註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按惠云左傳旗與丘同音區讀爲羌蚪反以蚪丘字鑿矣古丘讀爲區當音丘于反樹按此惠氏正釋音也然釋音並出自有凡例

二名不偏諱正誤云偏本作徧與遍同作偏誤樹按嫌名正義引漢和帝陳思王二名阮記引柳宗元按阮所引本出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正誤亦同岳氏說也又按魏志裴注云曹眞父名劭而封邵陵侯晉書江統傳故事父祖與官同名皆得改選五代史劉昫傳言崔居儉以祖諱蠡不肯爲禮儀使太史公改談爲同司馬溫公與韓持國書改持爲秉

君子已孤節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正義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爲作美號按通典引鄭志論號謚有云號無質文又云質家不連號謚文家連號諸義未詳曲禮孔疏節略無此

告喪節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按帝之偁似漢人所記樹按此先生通崔靈恩之意

天子建天官節正義曰鄭注考工記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云云干寶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云云何云賈疏無一語及干寶亦有以干注爲鄭注者不能辨也

檀弓子游問諸孔子按子游所問即承上文則檀弓又似非六國時人

孔子曰節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注重者尙哀戚按惠校者

改其誤樹按愚從嘉靖本校改

子思曰節喪三年以爲極亡釋文以爲極亡竝如字極亡絲紀力反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作鄭作亡而如王分句範按從王讀爲是

邾婁復之節自敗於臺駘是也釋文上音壺下音臺按鄭云臺爲壺字之誤而陸氏卽音臺爲胡似非樹按陸據左傳狐音

曾子曰節按記者因爲位而舉此二事未可定爲曾子之語

將軍文子之喪正義引世本下有脫文

子柳之母死節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正義鄭注周禮云云按注見天官外府　大泉卽今大四文錢也四邊竝有文也按文曰大錢五十樹按上文大錢徑十五浦氏校五十字誤倒是也

孟獻子之喪節讀賵注祖而讀賵正誤云祖誤 樹按此條阮記特詳

喪不剝奠也與節正義士喪禮始死脯醢醴酒奠於尸東無巾按儀禮無無巾二字

大夫弔節正義何東山云按何東山何允也

是日也節其變而之吉祭也注虞禮所謂他日用剛日也正義喪服小記曰赴葬赴虞三月而後卒哭按鄭注及疏引喪服小記皆誤此變卽上易字義也士虞禮初虞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則別用剛日耳小記赴葬赴虞言葬之速者以速歸而虞耳

孔子謂爲明器節注束茅爲人馬蒐校云纂圖本馬作焉範

按此緣孔疏改若據校人鄭註作焉是

穆伯之喪節注嫌思情性也按王輔嗣易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此情性則所云情其性也

有子與子游立節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按注云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言因孺慕而知踊之不可去也子游蓋疏通之若孔疏則云因此而益之踊之可去也故子所刺於禮者二句非指此去踊一節疑亦以其平日之論樹按此通孔疏似誤有子蓋欲去節非欲去踊也子游所言皆踊節疏不誤

知悼子卒節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注聞義則服注見弟子職

公叔文子卒節注名拔或作發按公叔發見襄二十九年又定十六年傳公叔文子之子戌傳中未見或見世本

季康子之母死節則豈不得以鄭讀絕句按當連下其母以嘗巧者乎十二字爲句乃成辭史稱康成質於文辭此讀頗失文句

滕成公之喪節爲懿伯之忌不入按敬叔以惠伯值懿伯之忌日故須之而不入耳故惠伯云然鄭注本杜撰至以懿伯爲敬叔叔父昭穆旣誤而疏遂改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爲叔父是惠伯自偁叔父矣仲達於左昭三年傳疏內駁康成禮註之誤此處不載蓋正義於前儒註用一家之說即不施異論以辯其非謹於師授如此

三臣者廢輴而設撥正義今三臣者依禮廢輴不合用殯句疑殯何言不合樹按上言爲榆沈故設撥注以水澆榆白皮之汁以播地於引輴車滑此疏言以其有輴

故設榆沈備撥牽引爲有榆沈故須設撥今三臣依禮廢輴則不合用撥今乃設撥廢輴是不中法式不合用殯殯乃撥字之誤令乃設撥用輴用乃廢字之譌諸家之校皆未及此

陽門之介夫死節注陽門宋國門名按昭二十二年傳公自陽門見之杜註睢陽東南門名楊門

王制天子之縣內節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縣爲夏時之名鄭本無据按漢稱天子爲縣官博士蓋目當時而爲名耳

千里之外節八州八伯正義曰案鄭志注尙書爲八伯云云按如鄭此言則八州當十六伯乎十六伯之上又有八伯者平必分東西之四州半而征之乃爲夾輔凡此皆以傳之一言本通而鄭求之反滯也正義故書傳云云按書傳即尙書

大傳

天子七廟節正義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云云按文武親未盡則在七廟之數親旣盡則在不祧之二廟則七廟無虛主也若以后稷廟及文武之廟爲祧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則不以后王文武爲主名而以遷主爲義豈禮也哉大約周公制此文武不祧之義而不必及身而遷文武之四親也蓋待應祧之世遷之未可知耳正義曰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按此所引乃服虔註

天子犆礿節陳氏禮書解此得之鄭孔之解於文句亦不𦤎

也

祫禘祫嘗祫烝正義皇氏之說也按陳氏禮書引此疏說下有非字頃檢惠校宋本亦增非正義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按唐書禮樂志云祫以昭穆合食於太祖而禘以審諦其尊卑蓋取杜注及孔疏

古者公田節夫圭田無征趙邠卿孟子注引此文以夫爲餘夫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

司馬辨論官材節羸股肱注謂擐衣釋文擐舊音患今讀宜音宣依字作揎字林云揎擼臂也先全反顏氏家訓書證篇辨此字惠校亦引之

司寇正刑明辟節執左道以亂政正義漢書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按漢書作右賢左戚樹按鄭注謂巫蠱俗禁正義於俗禁引張竦反支陳伯子往亡歸忌是也愚謂巫蠱人知爲邪今士大夫無不信俗禁頁由性識鄙闇禍福得失之心不能自勝而豈知其爲愚也邪也賤也

月令　是月也天氣下降節正義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云云按惠氏云九二升五六五降二二五交於二二應於五故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不通漢易而止以內外體之上下而論升降甚矣孔氏之陋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節食麥與羊注麥屬木羊火畜也齊召南云麥屬木不知所出若羊屬火則五行傳已列之非肊說也樹按盧抱經云高誘淮南注麥金穀也羊土畜也與此又異

仲春之月節按宋本經文大字俱直接雙行疏文之下獨月

令每月之首提行另起樹按惠校云自首至其器疏以達合爲一節阮記分節出洪某手拙悔不明了又盧校本與惠原校本羨闕處字數同異甚多阮記所傳猶不盡也又仲秋是月也乃命宰祝惠校云自此至角斗甬宋本合爲一節阮記落盧校有之

孟夏之月節其祀竈註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蓋此竈乃祭時熺爨雍爨之竈非如今人日用亨飪之地也正義廟門外西室不知何地士冠禮具饌於西塾注門外西堂也聘禮及廟門公揖先入之時賓立接塾注引爾雅門側謂之塾此西室卽塾歟正義逝負此俎於主之西逝爲廼惠校改上而梁者是先炊之人而梁疑作老婦惠校梁作祭

王瓜生註萆挈也釋文萆皮八反按萆陸音同菝今人多从

集韻讀甲或讀陴樹按盧校云初學記作蘼挈蘼音蒲挈反

仲冬之月節荔挺出註馬薤也按顏氏家訓書證篇言此爲荔艸挺出鄭誤名荔挺

曾子問　喪有二孤節衛君請弔哀公辭此孔子答曾子喪有二孤之問按孔子卒於哀公之前何以有哀公之偁樹按此下昭公喪慈母鄭氏亦以爲疑

宗子爲士節攝主不厭註奠之且饗惠改且爲旦誤布奠於賓正義主人奠爵於賓之薦北賓取爵東面奠於薦南所謂布奠於賓也今攝主主人奠於薦北賓取奠於薦南而不舉也範按此文疑有誤當作主人奠爵於賓之薦北所謂布奠於賓也賓取爵奠於薦南所謂奠而不舉也說見善

本校之

祭必有尸節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正義以宗子之殤祭於室奧今祭凡殤乃於西北隅云云按祭於室奧者陰厭也此言當室之白者陽厭也豈以此爲宗子殤者與凡殤者之別乎

文王世子庶子治之節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按古者與族燕似皆以異姓爲賓不止公也如公父文伯饗南宮敬叔露睹父爲客亦其事也記考

禮運大道之行節女有歸註皆得良奧之家按良奧未悉何解

作其祝號節腥其俎孰其殽按周禮司士賈疏引鄭此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爲二

十一體與此註互有詳略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是謂脅君非禮也注劫脅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襄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傳疏載此

故天秉陽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按後漢志載京房引此語而劉昭註載康成之説爲詳正義宓犧作易以下本續漢書律歷志

大禮必本於天節協於分藝注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按宋本注無此十五字範按此出於釋文

禮器有以高爲貴者節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按陳祥道曰天子諸侯之禁無足而卑大夫之棜士之禁有足

而高無足謂之廢禁猶儀禮所謂廢敦廢爵也若謂天子諸侯去禁燕禮有豐何耶範按豐以承尊不殊於禁故陳氏云爾

三代之禮節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素尚白青尚黑正義尚黑夏世之禮也惠棟云呂氏春秋名類篇曰禹之時天先見艸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故其色尚青然則夏非尚黑明矣蓋以玄色近青故有夏尚玄之說夏以春為正謂之尚黑可乎樹按此條九經古義不載盧本有之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節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告后稷也按告后稷何以於頖宮

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節朝市之於西方家語衛莊公

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睾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云云按此似後人偽撰若如其說孔子此語與前朝後市之閒不相當矣

季春出火節以祭則受福天子適四方先柴按祭則受福下宜接疏義天子適四方移之於後疏上樹按阮記但云考文本無此七字則是宋本經注皆在後

郊之用辛也節周之始郊日以至註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範按哀十三年傳子服景伯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正義七月辛丑盟則景

伯所云十月周十月也正義按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也云云以申鄭說○按禮記不同周禮耳豈得云郊與圜丘異乎（樹按經明曰周郊鄭謂推魯禮以言周事似未可信當以董仲舒劉向王肅爲是）

冠義有虞氏之祭也節灌用鬯臭鬱合鬯正義鄭注鬱人云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盧云言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爲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爲鬯也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按如尚書之解則庾氏之讀得之

內則　婦事舅姑節施縏袠注縏小囊也按孔氏於春秋左氏桓二年傳鞶厲游纓以鞶爲帶謂鄭注云小囊者非

膾春用蔥節魚去乙注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按爾雅釋魚魚腸謂之乙郭注引禮記與鄭異

天子之閤節正義崔氏云宮室之制云云按此與尚書顧命異

國君世子生節射人以桑弧六矢射天地四方正義云天地四方者云云按桓六年傳孔疏引鄭禮記注云定本直云射四方無天地今禮記注鄭無此文疑然記疏射禮唯四矢語本是鄭注孔故疏之而今本脫去也

姆先相曰節咳而名之釋文孩字又作咳戶才反然則本爲孩今寫爲咳也李善文選寡婦賦注引此作孩詩角弓孔疏云說文咳小兒笑也引此文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

玉藻年不順成節按疏不出於一人之手故有詳略然不憚繁乃所謂盡心者其率略處亦不少如此等是也

侍坐則必退席節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注辟君之親黨也按親黨亦君之臣也其侍坐退席亦當如是則引而去者又何黨乎此黨應與鄉射禮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黨字同註下黨鄉之細也二十八字乃釋文北宋本無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按註飯飲利將食也讀飯上聲於是說者證論語為君不以為客而先祭而夫子猶先飯為異於玉藻之禮余謂飯飲而俟即如前且飯且飲但不嘗羞羞必待命耳飯仍去聲讀則與論語此節及後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義亦相符矣姑記之以俟考

始冠緇布冠節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正義加以素紕以素

重於縞也故此文云既祥之冠皇氏以爲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紕紕得冠名故曰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紕得冠名而云素冠文無所出不知有何憑據也惠氏云詩既見素冠則皇氏之說有據合之祥祭縞冠其說益明

朝玄端節士不衣織正義唐傳云唐風毛傳也

襲裘不入公門節纊爲繭縕爲袍注纊爲今之新緜縕爲今纊及舊絮也正義曰如鄭此言以好者爲緜惡者爲絮即云新者爲緜舊爲絮也

食棗桃李節瓜祭上環注頭忖也宋作甘樹按阮記脫此

戎容塈塈節盛氣顛寘揚休註揚讀爲陽聲之誤也又云若

陽氣之體物也按攷工弓人夫角䕫於剸而休於氣康成讀休爲煦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註不於宗廟辟王也按惠氏云諸侯於宗廟天子於明堂鄭氏不識明堂之制明堂卽天子之太廟

季夏六月節尊用犧象正義故謂之犧尊宋本作犧象南宋本作象尊範按疑有象尊二字犧尊字不譌

米廩有虞氏之學也節按自堂四門之外有大學故兼舉四伏之學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按漢書韋元成奏議亦引此文云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

廟則以禘爲祭天此自漢儒舊說不始於鄭也
庶子王亦如之註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按正義於庶子王亦如之義頗未申康成之註亦屬夢夢祭天立廟以禘爲祭天誤不必辨安有庶子爲天子而立廟此待疑者按禮記成於漢儒漢世諸王出封此庶子王即下別子耳記據目見而稱上有王者此言王古人下字疎不必以注疏之學繩之
再期之喪節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按喪服傳殤服大功云長殤皆九月纓絰中殤皆七月不纓絰疏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唯此大功中殤有之故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注再祭練

祥也問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已祥則除不禫正義既三年未葬尸柩尚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爲此練祥據注疏非以練與祥二爲再祭乃以復行練祥之祭爲再祭也疏意不明了按練祥者非三年後之祭也此云必再祭者三年後當復行練祥之禮乎抑當三年之前應行練祥之祭而不練祥至三年後始行乎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註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北宋本之言之下有疏卽後正義曰此一經明稅服之禮至故云稅也止經文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節另列四十三卷之首樹按此節經注疏文惠所校改須以兩本對寫乃明阮記出洪某校錄尤拙晦不可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鄭注謂子生在外者也父居異邦生已已不及見此親故不隨父追服其喪鄭此言非也已之祖父母則父之父母也已之諸父則父之昆弟也已之昆弟則父之子也在父之服非大小功已亦非大小功也而豈可以或稅服或不言之者舍是則祖父母諸父昆弟皆一從再從固小功親也小功之不稅服又非以已之生而及此親生不及此親爲斷雖及此親猶不追服矣然則經所云生者祖父母諸父昆弟之生存時也生不及者已與之别離焉耳故於其喪而後有聞也非謂已生在外者也已之小功父之大功而父稅喪明

大功之稅服也舉父之稅服而已則不以決正小功之不追服禮文降殺不嫌父子有殊焉爾

韓退之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吾鄉方望溪侍郎云傳記言稅服凡數條皆過期聞喪而追服無可疑者按退之所疑小功不稅即曾子所怪而疑其薄者若記言追服者皆非小功其小功而追服者記固無有也然退之所舉亦未當其云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此正服小功也以兄弟小功之不追服例之此可疑也若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正降而在小功記所許追服者也又何疑焉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此一節註疏解經既謬故句讀亦誤讀喪服傳自明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註謂外祖適母疏謂母之適母記

考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疏謂庾言爲是按謂上疑脫一

字

庶子不以杖卽位疏此承前而云杖則似庶子不禫亦不杖

如賀言也按賀循之言未具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正義曰檀弓已論按檀弓所論見孔之

喪門人疑所服疏中

大傳禮不王不禘正義按師說引河圖云云據此則文王與

后稷竝蒼帝靈威仰所生文王何不配感生帝乎鄭解禘旣

謬而疏又引緯書誣誕可恨

同姓從宗合族屬正義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按此本服虔之說隱八年孔疏已證其不然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此鄭注與疏詞義迂晦樹按經特爲著嫂老之義與名文辭婉妙注與疏乃滯晦之殊不可了詳具儀禮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朱子曰之所自出四字衍註中無文作疏時方誤耳範按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自出卽別子也繼別子卽上繼別也言宗繼別者由宗繼別之所自出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百世不遷者也疑作一句讀言別子之後何以百世不遷以繼別之所自出本百世不遷故也

少儀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按晏子春秋禮曰

授玉不跪晏子使魯魯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註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脫屨乃升堂按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注云屨賤不在堂也鄉飲酒無算爵賓主皆降脫屨於堂下左哀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韈而登席魏絳戮揚干之僕晉侯跣而出 今劉子玄傳太子釋奠從臣著衣冠乘馬議云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韈而登跣而勒非惟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又按南史謝超宗傳褚彥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壞墜水王儉驚跣下車然則古人乘車皆跣但据劉語韈而登跣而鞍似猶著韈非跣足也

祭左右軓范乃飲註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軓乃飲軓與軹於

車同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按毛詩正義云軌自
車轊耳轊說文車軸端也考工記後鄭注軓轂末也然則軓
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軓轊二名非軌也少儀與大馭之文
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太馭之軌軌當太馭之軓並其文而解
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樹按此條阮記盧校甚詳

補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惠元凡羞節宋本分小子至羞
首六段爲六節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以下四段宋本爲
一節與疏合牛與羊魚之腥二段宋本爲一節與疏合其有
折俎者二段宋本爲一節與疏合樹按此惠氏原記如此阮氏校勘記各段皆標起訖
分記

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釋文說文云臂羊犬也惠校

改豕云疑說文刊本誤樹按此條阮校失記嘗見惠原校云臂羊矢不可解說文甚古無人作注疑亂之而已据惠記是宋本作矢惠改爲豕非犬也汲古作大當由矢字形誤惠改豕矢音誤也然按下文云讀若譌從肉需聲則陸氏以釋臚字於奴到奴報外別出一音耳宋人刊禮記不悟以爲上已釋臚故移此以爲釋臂字也頃見沈形校說文云臚羊豕臂也据抌校則亦仍惠校改豕字也然如說文則此禮經臂臚字並出何也或古人有此稱名今不可知段氏說文訂曰臂羊豕曰臑亦爲穿鑿審爾則此句日牛左肩臂臑者又何說也說文不可全据後人並相附會耳

學記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正義註武王踐祚以下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也云師尚父亦端冕者禮無此文鄭所加也云西折而南東面者禮唯云折而東面此西折而南南字亦鄭所加按今戴禮皆有而孔云鄭所加蓋唐本與今本異也然孔疏下文所引戴禮又有今本所無者樹按此條乃惠氏記

大學之教也時句教必有正業句退息必有居句學句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此註疏句讀按今陳氏集說絕句本陸農師朱子語類亦載陸說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注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游謂閒暇無事於之游二於字新本作謂惠改於云此二句定有据孔不能疏此一條阮校失記先生此校亦無之樹据舊傳盧校本補錄盧云新本謂乾隆四年官本也

良治之子必學爲裘良工之子必學爲箕按此逸詩見列子樹按此亦惠記云見湯問篇

樂記天理滅矣註理猶性也惠氏曰前註云理分也韓非子曰理者物之文也又曰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理不作性理說天理二字始於樂記樹按惠氏因惡宋儒遂並康成攻之寧信韓非不信

經一言

三失

莊敬恭順據疏恭順當作恭愼豈順字南宋本所改而後人因之耶更考史記亦作順 樹按古愼順字每多通用易經亦然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言動靜之迭生卽所云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正義皇氏以爲自此以下至君子賤之也是樂之科範按釋澄觀之徒爲彼經作疏亦云科然則亦襲儒家也

及優侏儒獶雜子女註獶獮猴也疏漢書檀長卿爲獮猴舞按見蓋寬饒傳

六成復綴以崇 句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正義馬昭申疏意云

云孔晁又難馬昭云云按孔晁之說同於馬昭何以云難樹按此皆難信武王伐紂非得巳也以聖人居心此是何美事而復自總干四伐親自登場衍劇以自形容也唐人作秦王破陣樂蓋相沿於此豈有武王而有若是若作樂在成王之世焉有使樂工賤人儼然象其父而執干戈而舞於庭成王立而覩之與亦大不敬矣如鄭氏以爲必天子親自振鐸總干則成王將自象其父乎又郊特牲詩侯亦舞大武安得天子親爲夾振邪後漢書南蠻傳高祖觀巴渝舞日此武王伐紂之聲也此豈可信或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張大其事自寫此聲如奚斯之作譽頌耳大抵禮記出於周秦諸子所記容有妄盖經文先有可疑何論鄭氏皇氏諸說乎 又按王肅郎以崇天子爲句史記集解本因之惠氏阿鄭不可信惠云以崇郎以終也俗儒讀作崇天子則不辭矣爾疋崇終也鄉飲酒禮主人拜充酒俗儒只曉尊崇不知充滿義且有始必有終曰武始曰以宗則崇兼終義充滿非終之義乎此一條九經古義不戴余舊傳盧校本有之樹嘗論惠氏好古而失之愚此其溺文字而失埋也

武王克殷反商至投殷之後於宋正義按周本紀云云此不云封神農者舉三恪二代也按左襄二十五年傳以備三恪

杜以舜後及夏殷後爲三恪

雜記東樹按此校本凡訃於其君節疏標起訖惠校改兩處二十一字大夫訃於同國節疏標起訖惠改四處四十七字乙七七字阮記皆無又凡訃於其君節正義杜元凱注左氏傳則與此異至杜所不用也惠云許鄭兩說皆通杜預說支離此記亦未載

主妾之喪則自祔節惠氏云妾祔廟似漢時民間之禮

毋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註言獨母存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得稽顙按解未安

含者執璧節惠云疏誤甚聘禮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者謂喪凶聘吉吉凶不相干故主國遭喪主人不親受非謂襚含贈賵也此條樹据盧校本補然尋繹經注惠說亦不然此節本言含者非聘禮本條記遭喪之禮

親喪外除註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註日月未

竟而哀已殺範按外除內除未必如註之說且兄弟之喪固有過時而悲者可預制以哀殺乎按檀弓練衣黃裏縓緣此小祥之服也鄭云縓纁之類明外除正義曰黃雖正色賤卑於纁華者在外故云明外除此所云外除內除當亦同之

匠人執羽葆御柩疏匠人工人也又云匠人主宮室故執蓋物御柩又云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按周官鄉師與匠師御匶及窆執斧以涖匠師鄭云司空之屬有匠師若司徒之屬有鄉師也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共主葬引此匠人即匠師也疏誤樹按此惠氏說也又云記了春官喪祝忘卻地官鄉師可見三禮精熟之難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疏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著爵服謂朝

服緇衣素裳等按宋本無此二十字樹按阮校落此記

喪大記小斂飾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於房中

註士之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按士既殯說髦雖見既夕禮記然記者各異不得以此爲諸侯禮也其帶麻於房與士喪禮婦人髽於室亦所記殊

大斂飾紟五幅無紞按士喪禮緇衾赬裏無紞注凡衾制同皆五幅也疏引喪大記云紟五幅無紞衾是紟之類是紟疏無正解疑皇氏以紟爲禪被者近之則衾爲有裏者歟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註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

按士喪禮賈疏云按喪大記複衣與褶衣相對有著爲複無

著爲褶散文褶亦爲複也樹按此惠氏說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按前紟五幅無紞疏云紟在絞上自如孔說今此文及後文云鋪絞衾衣又云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又云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則衣近尸次衾次絞紟可知樹按此惠氏記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惠云爲母三年父在而屈仍心喪三年何可與妻並論乎爲妻居廬恐無是理喪大記出漢儒之手遠不及檀弓亦不如雜記樹按惠又云母與妻尊卑懸絕混而一之漢儒之陋也

君裏椁用朱綠用雜金鐕疏鐕釘也云云按儀禮疏古時棺不用釘

君葬用輴大夫葬用輴士葬用國車注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輇車柩車也按既云大夫廢輴則諸侯自用輴上文君殯用輴注引檀弓諸侯輴不畫龍可證此文注疏之誤樹按此惠氏之記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注云未聞正義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略盧氏不錄也何云盧氏解釋當攝載疏以釋經鄭雖無注亦當兼取先儒之說此唐人正義專取一家之陋也樹按此亦惠氏之說先生誤認爲義門之說

祭法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註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爲二王之後故有禘郊祖宗

之禮也此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皇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夫禘大祭也禘在郊前則禘爲圜丘之祭明矣賈侍中有是說故康成用之以注禮王肅注喪服小記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是趙匡之邪說創自肅也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事何獨於禘而以祖配祖乎則其說之不通明矣詳見大傳篇內此惠氏之說然趙子常有此論駁王子雍最爲明備樹按新本考證取王肅蘇子由楊復馬端臨諸家之說皆駁鄭之妄

惠氏祖鄭不可從也又按鄭氏注禘郊祖宗惠曰此不易之論王肅以來紛紛詰難皆曲說也按鄭云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此豈可謂不易之論乎余嘗言惠氏失之愚康成大儒

自有好處不善從長必袒其短非也又正義引王肅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曰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惠云王肅此語極是而其書竟不傳甚矣傳書之難也鄭名最盛六代宗之興於唐幾亡於宋至今者唐人之力也然阨於晉易書論語皆不傳矣唐人正義易獨宗王漢學盡廢此專守一家之陋也樹謂惠氏此取王肅以其足扶康成感生之說也其餘皆其標鄭譏宋之雅言云　又相近於坎壇惠云俗傳改爲祇迎殊可笑也祖迎二字出何書按鄭注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然樹謂逆暑迎寒本之周禮則祖迎亦未爲不可通　又幽宗祭星也鄭注宗當爲禜字之說也惠云亦當引說文爲證破宗爲禜非止康成一人之言以上二條據盧校補錄

祭統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按朱子嘗云新學禮記方馬二解儘有好處如對揚至彝鼎絕句極是範按此十三字爲句陳叔大猶方馬之舊讀也而惠定宇極詆之以爲不辭非也此左袒漢人之過也惠又云陳以大命絕句亦未

審樹按惠原校云後人作禮記注排觝先儒不識句讀以辟之勤大命爲句不辭甚矣

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云云按祭義禘有樂而嘗無

樂

經解　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疏此易繫辭文

也按今本繫辭無此文樹按此惠記也盧校云今乾鑿度有之

哀公問然後言其喪算云云注幾附纏之也按附纏再見孔

皆無疏樹按此惠氏記也又祭義陰爲野土注陰讀爲依蔭之蔭惠云依蔭不知出於何書孔不能疏

仲尼燕居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陳氏禮書嘗舉此以證

時祭之祫

坊記　君陳曰註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疏知君陳蓋

周公子者以書序云周公旣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按若

然則君陳爲周公之子亦無明據故鄭云蓋疑之樹按此惠記也惠又云康成不見孔安國古文尚書當別有据又曰蓋雖疑辭亦必有据又曰汲郡古文周平公沈約曰君陳周公之子然沈卽据鄭氏及書序

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然則不辟之辟疑讀避其在書不知何時何事而僞書著之太甲耳

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方諱曰按此既引論語又稱魯春秋翹君之過則子必非孔子矣民不勝

坊極合荀子性惡之指豈荀子門人記荀子之言與東樹謹按此先子所記一條今附錄於此

中庸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

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按孔疏於烝民之詩引鄭禮記注水行則知土行則信與此不合詩疏誤也以水爲信以土爲知本乾鑿度鄭信緯書也服子慎注左氏春秋以土爲信以水爲知朱子從之服氏說本揚子雲太玄樹按盧云岳珂云水神宜日智土神宜日信今按乾鑿度云水土二神兼知信

朱子大全集答呂伯恭書云近看中庸古註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慤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註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此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

補 人莫不飲食也正義按異義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符朗

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其半露食魚知其黑白皆晉書文也惠云此蓋異人之說故云異義樹按惠此言恐舛於他處所引許慎異義也先生無記樹据舊傳惠校本補錄凡十八條皆九經古義不載

舜其大孝也與注舜之爲言充也正義按謚法云云惠云當別有據

素隱行怪注取之也漢書藝文志臣佖按引鄭注作恥之也頃撿惠校宋本亦作恥樹按惠云下文不見知正對素隱依乎中庸正對行怪不悔正對半途而廢古注之密如此

補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費猶陒也惠云費與拂通漢本作拂故康成不破直訓爲佹樹按釋文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徐音弗新本齊召南曰費音弗尤[illegible][illegible]也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惠云儀禮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
百名書於方
壹戎衣而有天下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
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一用
兵伐殷也惠云鄭讀戎衣爲殷不可從
栽者培之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按詩大明毛傳載識也
箋同此釋然載音不異則禮記鄭讀栽爲載不讀災也陸氏
於詩無音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注先公謂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正義
周本紀云亞圉卒子太公叔穎立按今本史記作公叔祖類
又云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圉雲生太公組紺

諸盩索隱引世本作雲都

期之喪達乎大夫注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為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緦麻也樹按惠云不降謂祖曾如父有廢疾不立而立適孫則有父在而為祖三年之服樹按此即鄭答趙商朱子据之以折胡紘者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辭惠云朱子答呂伯恭云相人偶此句不知出何書疏中亦不識破範按聘禮鄭注亦有以相人偶為敬之語賈疏亦不明所出樹按惠氏云相人偶不知出何書孔氏不能疏朱子亦不[illegible]之愚按康成引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illegible]何人也然公羊曰仁之也何注若曰可悲閔[illegible]休之本然必有成語今不可考矣方言凡相[illegible]之[illegible]

濱謂之思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今皆相擊壽有得亡之言也按惠氏此條與九經古義所載詳略不同又引方言以下似據抱經校語今疑不能明據舊傳惠校本存

反古之道注謂曉一孔之人按鹽鐵論大夫曰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樹按此亦惠記惠初記云曉一孔之語甚妙不知出何書後又曰鹽鐵論云云

補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節正義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云云惠云如此說方與周合且禎祥妖孽蓍龜亦須如此配合樹按惠說甚陋又齊召南曰四體鄭注最陋以据龜筴傳失之

表記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水泡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按水漢制考作禾以麥秀鋌對之見考工註注樹按此亦惠記也衍校引諸本皆證本當作禾竊以此語孔不能疏今亦無以知其必爲某字或即泡盬之義如麥浪裹裒也與然如此說恐是爲流宕不如望漢解之正而確後讀考工戈柲既亡而追鄭司農云泡讀爲倚移從風之移益喜余解如麥浪以狀衣之裹裒寬廣大

義合然非經旨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宋本至此為第六十一卷樹按宋本以表記合中庸為一篇載大哉聖人之道節以上為第六十卷以故君子尊德性節連表記訖此合為第六十一卷如此分卷是爲無理而諸家爭寶之所謂曉一孔反古者與

緇衣釋文劉獻云公孫尼子所作也按獻疑作瓛漢志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弟子之門人

補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節注此大畜彖辭也正義引鄭易注曰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惠云虞易全本康成惜其書不傳樹按惠氏所輯虞易名周易述未畢甘泉江藩足成之又武進張氏惠言所輯虞易三卷嘗讀之實無精諦所謂專門漢學者也

補王言如絲正義其綸小者縣所置嗇夫按漢志縣置嗇夫

一人樹按正義漢書百官公卿大夫表云云惠云云續漢書有百官志無表東觀漢紀有百官表然此文係司馬書作表者誤也惠此條阮記有之此校遺錄又按縣所置所字羨文阮校亦未出凡此本所出脫誤阮校多未出故知校書之辨也補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注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正義曰吉當爲告是伊尹告太甲故稱尹誥惠云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云亡也樹按此此與前坊記引太誓鄭氏注今太誓無此文則其篇散亡正義曰鄭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以下三篇之事鄭謂篇中有此經之語但其事散亡又下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云云樹謂古文尚書見於孔孟書經傳所引甚多皆在梅頤之前蓋僞書所採輯但鄭作注時有散亡昔文遂疑鄭不見古文矣

葉公之顧命註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困學紀聞以葉公爲祭公之誤樹按惠曰祭公見周書康成不破葉爲祭豈以周書爲不可信與然勇而害上不登於明堂左

傳亦引之又何疑也按此條與九經古義詳略不同又按正
義曰知葉公子高者左傳云世本文云臨死遺書曰顧命者
約尚書顧命之篇叅周書葉公病將
死穆王求助而有此言故謂之顧命

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
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釋文昔吾有先正從此
至庶民以生總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
皆逸詩也按記引詩鄭皆不注惟彼都人士毛詩有之而三
家無者乃注則此五句疑亦三家詩中有之故鄭不注蓋魯
詩晉世已亡矣齊韓二家不知陸德明見其全否

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爽召公名作尚書篇名古文
爲割申勸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
近之正義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illegible]今文尚書賈馬

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按孔不以
鄭注尚書爲古文此蓋就禮記通之樹按今人皆以古文爲僞要亦有眞孔以鄭不
見古文陸氏以鄭注爲今文而此作禮疏不能不通之蓋鄭所注古文非今本也正義禮尚書猶
爲斟按禮疑作今樹按阮記著浦鏜之校以禮爲孔字之誤此本禮作礼與孔字相亂樹謂仲達固依
定本古文作疏然稱孔尚書則不辭今字是也今卽指唐代所行之古文也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範按
當以民字絕句鄭註非不當爲卜大約商人尙鬼故祖已亦
有典祀豐昵之戒而此所云立而正事卽先格王正厥事也
言不必勤於卜筮祭祀之事如上三言審行之則卜之敬矣
作僞古文尚書者從鄭讀又不了其本意見其文義若不順
如陳澔集說之疑遂截而用之兩處耳觀記引此及詩義皆

卜筮可證

奔喪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註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遂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上左手惠氏云小功緦麻謂之吉喪故從吉拜孔子有姊喪拱而尚右則大功以上皆凶拜也然太祝職注云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喪者則又以稽顙之先拜後拜及吉凶唯三年喪為凶拜矣範按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註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樹按惠氏此條九經古義不載

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註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

子爲後爲其母緦疏云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範按此語疑誤

三年問然而遂之李善注任昉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引禮記作然而遂亟之

補 深衣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惠云深衣爲苦衣則朝衣爲善衣又云必有出孔不能疏盧抱經曰苦衣之衣釋文於既切則苦衣猶今人言耐著也惠以對善衣似失之樹按盧說甚諦今粵中市夷人大呢有名衣著呢者不多來中國乃其國人所自衣者最耐久即此苦衣之義與金廷棟曰苦與盬通有不攻致義呂覽誣徒篇從師苦注苦讀如盬會之盬苦不精緻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盬惡鄧展注盬不堅勞按物不精緻其爲易有與樹按盬即良楛之義周禮

與梟受苦功註對良工言之疏云苦功謂監鑿之功金淅人盧記禮記中多附其說

補 投壺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惠云康成求圜之法甚疎

儒行麤而翹之惠云古招讀翹陳浩讀翹爲招其謬如故樹按如鄭解則小人之九鄙者也望溪解勝

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註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注蓋以行字絕句孔疏從庾氏以其行屬下讀按韓退之答馮商書云聞流言不信其行依鄭讀也

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注妄之言無也言今世

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爲儒而以儒蕲故相戲正義引左傳
宋公靳之杜云戲而相愧曰靳按春秋疏俗有靳故之語樹按鄭以無常絕句
補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盧抱經曰惟察理極精方
見其過非常人之過昭然易見者比也自宋人嘗譬此句惠
氏亦從而抹之未之思也近時方望溪有解頗勝

大學格物鄭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
於惡深則來惡物按魏志管甯傳注邴原清議以格物晉載
記呂超與姚興論宋敞云不可以區宇格物疑鄭注後儒亦
有以格物爲距格者同於溫公之說樹按惠云格來也往來不窮之謂通通者知至之謂也物格則往來不窮齊召南曰往來字難通司光以扞格訓亦鮮程子始以窮理解朱子從之

心廣體胖胖集注安舒也山陽閻若璩云胖字無安舒之訓按新唐書裴耀卿傳胖肆自安李朝隱傳胖然無避屈班宏傳胖自安吐蕃傳從容胖肆此胖字與安舒之義相近宋子京精於小學則朱子之解自有本豈得妄云杜撰也鄭注胖猶大也

人莫知其子之惡呂覽去尤篇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

補 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注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戾或爲吝僨或爲犇惠云登來之也不若登戾之爲更明

是故君子有大道註修己治人之術章句最爲精密而講章沿之如此所云得失要是就治人言之但大學明新兼舉王道必本於天德故注以修己治人并言又不可言修己以治人也故題注云君子以位言又云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則意主於治人矣故上文君子兩見而此特下以位言之一句如以修己治人並言則首章誠正修齊治平皆其事忠信則誠正己攝之矣句云正心誠意忠信以得之乎不云修己治人之事而云修己治人之術術則其運於一心而措諸事業者　李安溪以得失在用人言之於經意恐不契不如章句精融但講章不敢說用人亦拈一放一之見用人自平天下之要聖經豈空空說此四節以證好惡而用人乃如標目

之指乎

鄉飲酒義　合樂三終毛奇齡以孔疏合樂三終云歌與笙各爲一詩者爲誤謂卽一詩也李塨亦云詩章句有長短若笙歌各一詩則句長短不相儷矣

補　射義射之爲言者繹也節正義引考工鄉射左右舌惠云竟似周禮儀禮疏矣毋乃不憚煩乎又云孔疏毛詩左傳禮記只解鈔寫三禮及鄭注而已並無發明之處考訂亦不詳惟禮記喪禮有南北諸儒之說

補　以祈爾爵注爾或爲有惠云定是三家詩

補　燕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禁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注職

王也庶子猶諸子也卒讀皆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

於太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位朝位也正義周禮諸子職鄭

注云云惠云誤解鄭注又忘卻春官門子樹按惠原校云庶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者諸子副代父者則諸子門子之副明矣孔讀周官不敗闕鄭注不詳作此妄說疑誤後學又云旣曰副倅又曰適子可可

援鶉堂筆記卷第十　　經部

春秋左傳一

孔正義序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按春秋緯黃帝坐於扈閣鳳凰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樹按至元年疏惠氏校改致

晉世杜元凱又為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經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按北史儒林傳序晉世杜預元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以故齊地多習之

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寛劉炫今本阿誤作何按沈文阿見陳書儒林傳沈峻子蘇寛記詳

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憑

云既葬除喪杜預邪說樹按此何義門語

春秋序陸曰此元凱所作云云据疏序上當增左氏傳三字文選亦題爲春秋左氏傳序惠本亦同云唐石經宋本同又宋本無陸曰云樹按惠此所据宋湻化元年春秋正義三十六卷本不附釋文毛所依閩本監本用南宋附釋文三十卷本也非可概据以爲宋本無釋文也又按錢氏大昕云吳刊朱文斿家藏宋槧湻化本寔慶元六年重刊本也据此則朱所藏又非惠所据眞北宋本也

正義賈逵云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魯君子左邱明作傳据劉向別錄云云按此說別無所見漢志亦不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

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云云按此經並未廢滅安國亦無

獻左氏傳事許氏說文所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
不見所據
漢武帝時河間獻王獻左氏及古文周官按河間獻王傳亦
無獻書事也
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劉歆治左氏引
傳文以解經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按此漢書楚元王傳文惠
氏以古言絕句
正義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韓歆創通大義奏上左
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按和帝在位十七年永元十六年次
年改元興即於是年十二月崩矣安得有十一年鄭興韓歆
皆歿於建武之世且亦不聞創通大義奏上也其左氏得立

見陳元傳然未久而廢矣章帝建初中以賈逵之言而後左氏始行於世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羊穀梁至鄭康成又發墨守起廢疾自是二傳遂微隋志晉時公穀但試讀文而不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氏及公穀浸微今殆無師講

以月繫時正義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按經文桓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本經有夏字

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按丁丑諸侯遂圍許丁丑乃傳文所加經無二字也

年有四時正義漢書律歷志云秋䳕自由反也物䳕斂也按漢志䳕作揫

正義賈逵曰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按晉世避

簡文鄭太后諱改春秋爲陽秋本此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按達四方之志自屬小誤而作疏者强伸之

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疏文甚詳余謂自當以儀禮爲据簡策之分緣事多少耳謂以事之大小杜之誤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註策簡也方板也疏策簡方板也者皆謂据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左傳云南史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云百名以上書於策是其衆簡相連之名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散文簡策亦相通如簡謂之畢則呻其佔畢豈但吟覩小事而不及大事乎畏此簡書豈皆一行可盡之事乎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疏正義曰此昭二年傳

文也云云按此已疏於昭二年傳下

正義鄭衆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爲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惠云仲翔以爻辭爲文王所撰正義誤當是孔融耳

其餘則即用舊文正義諸侯反國云云按此說豈合經旨姑存之以備考

或錯經以合異正義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余謂錯經合異疑云錯綜經文以合其例之異而義之同也

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正義以發字絕句是

舊史遺文三句言聖人修經蓋無取於此而左氏身爲國史當廣記而備言之也

渙然冰釋唐石經冰作氷疏脂之澤者爲膏宋本澤作釋
微顯闡幽正義易下繫辭文也按韓康伯易註微以之顯幽
以之闡杜氏想亦同此而疏遂云微其顯事文義不順此自
言孔子修經賀沈之說爲是光伯詆賀沈不識文勢謬矣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正義中
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
之徒皆傳左氏春秋按彭仲博說見襄九年昭二十七年正
義中陸氏經典序錄曰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
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記先師本說及舊注汪卽仲博也
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正義許惠卿名淑魏郡人
也按范升傳有中大夫許淑又見律歷志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按此則以經羼入傳而分割傳文皆杜氏爲之其在傳本聯屬爲一章而杜截屬經之前後皆杜之意何云先經始事乎如隱元年前仲子歸於我之傳桓五年冬淳於公如曹六年春自曹來朝九年冬曲沃誘晉小子侯滅之八年春滅翼莊八年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等傳皆分割不安也

公羊經獲麟正義曰今驗何休註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云據得麟乃作又引孔演圖血書端門事則何氏本有是說

董仲舒對策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按仲舒對策無此文

正義孔舒元公羊傳本云云按孔衍字舒元見晉書儒林傳則西周之美可尋正義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爲西周按還歸下脫鎬京及幽王滅於西周平王東遷洛邑因謂洛邑爲東周謂凡二十三字

杜氏謂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詳其義似謂但修復周公之舊則孟子之言春秋義皆不著而董子之說稱於太史遷者亦皆茫如矣劉原父以杜氏不作春秋之言爲當趙子常云春秋有魯史之例有筆削之例杜氏以魯史之例遂爲筆削之例失之矣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 陸曰隱公名息姑按史記云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

杜氏正義云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又劉炫云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爲謙之辭余按此或當時杜義盛行經師稱爲杜氏以別賈服耳豈關謙退亦有稱洼君通薛君章句者且兩漢以來儒者以明經爲業何所諱忌而隱其名乎光伯之言尤謬又文選任昉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五臣本作君啟呂延濟云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錄之余謂杜氏之稱亦或同此

漢志孔子云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此班氏采劉歆之說也杜元凱

之誼大略師其意

隱公元年傳孟子卒注云先夫死不得從夫諡疏云婦人無諡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諡冠之莊姜定姒是也其末世則爲之作諡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余按桓公旣薨夫人何以稱文姜又按衞莊公娶於陳曰厲嬀戴嬀而夫人曰莊姜則嫡而始配者從父諡

杜註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正義妃者名通嫡妾引昭八年陳哀公元妃及二妃又云配夫通以妃爲稱少牢饋食禮以某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稱妃也余按繼室不稱夫人者惟姪娣則然耳昭八年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則繼少姜者可知若重娶則亦爲夫人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又謂齊賜之內主夫以爲伉儷以爲內主非夫人而何厥後莊公旣以孟任爲夫人矣而復取哀姜僖十七年傳齊侯之夫人三合此觀之則云繼室非夫人者非通論也聲子爲媵亦無據且謚法不生其國曰聲是聲爲謚也旣有謚矣謂非夫人可乎孔疏諸侯惟有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事此蓋本釋例夫人薨不更聘之說也按仲子爲魯夫人則亦孟子旣卒之後而再娶者也觀晏嬰叔向之對則更聘可知且宗子年七十無無主婦況國君乎不再娶之說必不然矣文六年傳杜祁以君故讓偪佶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安知非惠公以仲子手文之祥而立之聲子承公意而讓之乎

生桓公而惠公薨註惠公不以桓之生年薨疏杜言此者欲明慶父爲莊公庶兄釋例桓公已成人而弑隱公公卽位乃娶於齊曰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氏余按杜此意蓋謂桓未娶文姜之前已有妃而非適者如莊公未娶哀姜而先有孟任也然余意孟叔季乃三桓之次慶父之爲莊公庶兄亦無可據史記云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故稱仲孫以其爲莊公之弟稱孟孫乃三桓之行序耳按史記同公羊杜之所据以慶父爲莊公庶兄者蓋以莊二年慶父帥師伐於餘邱莊公時年十五而慶父已能帥師非十五以下所辦故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徐廣曰隱元年歲在已未孔疏晉宋諸史皆言元年春正月帝卽位按唐以前晉史不可考若今所行晉宋書帝紀並不如此

疏劉炫難何休云云按凡左傳有駁難二傳近理者抄二傳卽以附之疏又引何休云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非比辭也按公羊注無非比辭三字疑此誤

不書卽位傳疏隱公讓國賢君故爲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季孫行父爲之請於周大史克爲之作頌故得入頌隱公無人爲請故不入頌也按此說見毛詩鄭譜未詳所本又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故譜亦云僖公薨後行父爲之請命於周而作頌也且周室東遷王不巡守久矣孔疏云云非荒唐之說與鄭譜疑卽據小序未必別有所考

莊公寤生顧亭林云注謂寤寐而莊公已生恐無此事應邵

風俗通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余謂應杜二說皆可通但末寤傳所云耳前秦錄蒲洪母姜氏因寢產洪驚覺而寤南燕錄慕容德母公孫氏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又禿髮壽闐母胡掖氏因寢而產壽闐於被中乃以禿髮爲號俗謂被覆之義此卽杜解之證也魏志高句麗王位宮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此卽應說之證也（頃見吳江張尚瑗左傳折衷後二條已及之）

都城過百雉杜註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劉原父曰如杜註然則殽鄭伯建小都才方一百七十餘步（孔疏云一百六十六步四尺）豈有半

里之地可爲都者又其中大計不過五百畝之田耳城郭涂巷三分去一則僅得三百四十畝如何建宗廟社稷如何居民如何守禦此不近人情之尤者公羊云五板而堵五堵而雉是也見七經小傳孔疏度其長者用其長度其高者用其高不甚分明余按匠人鄭註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蓋云長三丈高一丈曰雉度其廣則曰雉者三丈也度其高則曰雉者一丈也又疏云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按二十雉何以爲都都之制不必如疏所推且子男不必備三都矣

孔疏許愼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一

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余按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一堵爲雉雉與堵同四丈名堵卽名雉也此橫計其長言之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亦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當五丈雉與堵異此豎計其高言之雉長四丈仍解一堵爲雉一句耳舊時讀之不能通聊疏之如此

又疏鄭註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文云或者云云余按據詩疏說文文字當作又或者當作古者

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按鄭當作侯

太叔完聚正義服虔以聚禾黍也據南宋本以下有爲聚二字

未嘗君之羹按爾雅肉謂之羹正此羹也故郭註云肉臛也

見左傳彼疏引此傳明之顧亭林杜解補正已及之又按公食大夫禮鄭註膷臐膮今時臛也皆香美之名然杜謂古賜賤官之常疑非蓋燕食而有牲體殽胾如公食大夫乃食聘大夫其禮已詳即大夫士與客燕食鄭云放公食大夫禮其賓主之禮亦備此或封人偶有獻而賜食耳不必豆籩鉶俎之具也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杜註同軌以别四夷之國釋例云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也按此義未可爲據記考

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蘇寬以爲古禮大夫以上

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此與康成之說合
得之而疏不從以爲空云古禮事無所出不可依用不知孔
疏所云大夫士皆數往日往月又何出也疏引鄭康成云士
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按北宋本作
士殯葬皆數死日死月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
其實不同也

贈死不及尸疏合讚云按合讚字誤也合宋本今

弔生不及哀杜註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疏旣葬除喪唯
杜有此說昭十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
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於時鄭有簡公之喪
未葬故請免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邱明作傳未嘗

虛舉經文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余按傳免喪而後聽命杜自實之以簡公之未葬耳經文五月葬鄭簡公傳言六月或策書簡書並有其文抑或五月六月月有互異傳書之以志其參差而杜實之以終免喪之言未可據也晉書本傳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晏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則既葬應除余謂叔向明云遂服而杜反取為釋服之證乎王雖不遂宴樂以早者不遂已非禮而宴樂則尤非禮故曲言以甚之非不譏其除喪也

又疏引本傳預謂鄉人段暢按晉書禮志段作殷

又杜註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

言按杜引尚書傳乃無逸篇而今無逸傳無此二句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釋文敗必邁反敗他也余按顏氏家訓音辭篇云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别此爲穿鑿耳

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及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余皆疑之以爲不臨不見爲是耶如趙子常所云傳因見隱攝之實則當書之隱之賢著而桓弑公之惡其義亦著以爲非耶父改葬而弗臨鄰國會葬而不見亦當書之以著其非且以昭三十年游吉之言徵之又以明衛侯之非禮何不書也又前此費伯率師城郎及公子豫翼之盟新作南門凡此與

翬率師何異此正當書以著專輒之罪而俱云非公命不書皆未詳也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郝楚望曰傳又惠公在時桓公已稱太子疏以爲宋報黃之敗來伐隱公將兵禦宋服虔以爲卽黃之師服說近之云有宋師蓋漸更兵戰而君旋薨國事倉卒耳豈曰薨時來葬時去也

隱三年經三月庚戌天王崩註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卽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余謂杜雖據傳爲說但既不著壬戌之實後人何以知庚戌之僞安從懲其過也

隱三年傳君氏卒按今人稱舅曰母舅見此疏稱嫂曰嫂老

見禮記大傳正義

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按曰公曰君可以隱爲攝乎且不書姓之言尤非所安

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趙子常曰傳例三事與書法銓配無序而仲子薨無傳豈非所考史例有未備者乎杜注今聲子三禮皆闕按北宋本子記作君疏惟卒葬故事而已故當作兩則不稱夫人則當作故从南宋本

疏引定姒之傳云云按定姒成風正可引之以破傳註之謬反引之以申其說非其義也

西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杜註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疏秋有

三月若是季秋則今之九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傳在武氏之上按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故爲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余意不爾傳自言周鄭交惡之事通始末敘之豈必與今之時月相次乎且傳四月及秋云者未必定周正也

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惠定宇曰高誘戰國策注曰溫故曰修溫亦訓尋康成禮記注云溫讀如尋溫之溫哀十二年傳云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而賈逵注云尋溫也然則尋盟與修好一也庚戌鄭伯之車僨於濟杜註經云石門齊地或曰齊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按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也引此傳云鄭車僨濟卽於此通典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按今茌平縣境是其地在漢亦屬濟北

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按卷在今原武北濟陰郡今曹州定陶諸縣高平郡今兖州府金鄉嘉祥鉅野諸縣濟北今東阿陽穀長清諸縣博昌今博興縣

又娶於陳曰厲嬀按莊姜未薨何以莊公又娶於陳豈以無子見廢耶

慽而能眕釋文眕之忍反重也按字林曰眕目有所恨也又音眞見何超晉書音義樹按即瞋字義言心有所慽僅怒於目而已不至作亂也故曰鮮也

衛人殺州吁于濮杜註濮陳地水名按水經濟水酈注濮水又東逕匡城北孔子去衛適陳遇難於匡者也

州吁阻兵而安忍正義曰阻恃諸國之兵以求勝余按諸國

之三字衍當作阻訓恃也恃兵以求勝

五年傳公矢魚於棠臧僖伯諫曰註臧僖伯公子彄也余按觀此傳文不必盡本魯史若傳文盡本魯史當時自稱公子彄豈得豫稱姓謚也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疏解註意又引劉氏說兩義不同自以光伯之解爲是若如孔疏不足二字文義不順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釋文獮息淺反說文作𤢂穀梁傳云按說文作𤢂下脫云秋田也或作禰宗廟之田也十二字

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註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按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

事也公觀之非正觀僖伯之言正與穀梁同意非以戲樂爲
譏杜註得之疏申註義云隱公觀魚志在遊戲故譏之非也
曲沃莊伯伐翼註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疏
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
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余按高誘戰國策注
云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
城是
鄭人侵衛牧註牧衛邑余按衛風靜女詩云自牧歸荑王質
以爲卽春秋之牧邑
鄭二公子敗燕師於制北按唐石經及宋本俱作北制註北
制鄭邑今河南成皐縣也一名虎牢按劉昭注續漢郡國志

河南尹成睪引左傳破蕪師於北制杜預曰北制一名虎牢衛師入郕註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羅泌曰漢東平郡有剛縣晉爲東平國之剛平無剛父按兩漢晉俱爲東平國亦無剛縣

翼九宗五正觀隱六年傳九宗五正之立鄂侯則知定四年傳成王之分唐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之意蓋大家巨室其聲勢足以動衆且其與國相依已越數百年族支繁衍兵權事力亦不假外求而呼召翕張已足以集事晉宅江東仗瑯琊以立國亦猶此意也夫

芟夷蘊崇之惠云說文及唐石經皆作薀从艸溫聲宋本或有作蘊者非也

秋宋人取長葛註秋取冬告按傳載經冬取又復書秋取邪經文杜於傳中出之分列於前則無傳之經何以猶存

冬京師來告饑按傳以有經文二傳無而左氏有之杜不能辨

八年經辛亥宿男卒疏引衞冀隆難杜云向書武成告名山大川云有道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余謂時武王在師中非可爲大夫名君之證即云禱於山川可耳而赴於同盟必以名有何據乎按北史遼西衞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賈思同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諸儒考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正今疏中秦道靜衞冀靜也一二條見耳右見思同傳魏志高堂隆傳有秦靜非此秦道

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注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閒按水經注沂水東逕浮來之山卽公來山在蓋縣邳鄉西故曰邳來之閒也浮來之水注之其水左挾三川右會甘水而注於沂

八年傳眾仲論諡族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疏氏猶家也傳稱盟於子皙氏逐瘈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爲氏氏族一也余謂氏非家也子皙氏華臣氏以氏名家耳云氏族爲一卻無可議定四年傳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可證族氏不別

諸侯以字諸侯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爲諡因以爲族顧亭林云陸

子餘粲據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余按劉光伯之規杜似亦以謚爲氏然攷魏書官氏志引此亦作謚新唐書柳沖傳引柳芳論氏族引此傳亦云以謚爲族又按禮記註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哀十六年傳孔疏云鄭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然則鄭駁異義蓋云字可爲謚非易謚作氏也陸子餘所云蓋誤余謂諸侯以字以其臣之王父字爲氏爲謚因以爲族不必公孫之子以公子之謚爲族正可本其自出如晉之桓莊之族宋桓族戴族魯三桓鄭七穆皆是也後漢書桓榮傳注引東觀記云榮本齊桓公後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

孔疏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爲族也爲謚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因將爲族以謚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　疏又云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即其人也而其後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是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爲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

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肸稱叔
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
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
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爲族者謂公之曾孫以
王父之字爲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
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
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
以夫人至事與僑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
族舍族旣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
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

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爲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註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彊世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彊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劉原父權衡以以光伯生賜族之言爲允公是云若無駭眞公孫之子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其死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

以王父字爲氏曾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也羽父請族者爲無駭之子請族也子展稱公子無駭稱公孫無駭之子未有稱也此其所以請之也若必公孫之子死然後稱族則無駭爲終身無所氏矣　余按杜以無駭爲公子展之孫故疏云生無賜族之例劉以無駭爲子展之子羽父蓋爲其子請賜族故從光伯生賜族之說然觀黃帝之子賜姓者十二人帝舜生於姚墟則姓稱姚帝嘉禹德賜姓爲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及胡公不淫周賜之姓爲媯皆自其人生而賜之氏之與族一也乃別其稱名之謂非如謚以表德必待其人死而後賜之也古人賜姓及氏皆在生時則族亦當在生時蓋羽父請謚者無駭之謚

請族者無駭之子之稱也原父之說爲得疏所引辨亦皆臆推耳

九年經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失時也凡雨自三日以上爲霖注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疏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余疑此本策書原文左氏具書之其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亦自解策書之文耳非解經也安知此必爲左氏之傳非爲左氏學者羼入之電字是誰妄加

宋公不王註不共王職按不王不宗覲於王疑服註莊二十三年傳諸侯有王是也又按是年經秋七月無文疑即書宋

不王鄭伯伐之之事經脫

公會齊侯於防註防魯地在瑯琊縣東南按縣上脫華字釋文華戶化反

十年經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註明翬專行非鄧之謀也南宋本鄧作鄭疏釋例曰王命伐宋羽父不匡君以速進而先會二國自以爲名故貶去其族齊爲侯伯鄭伯又爲王卿士二君奉王命以討宋惡羽父之專進故使與微者同伐動而無功故無成敗也案四年翬固請而行故貶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會齊侯鄭伯無固請之文亦貶之者又公子豫會邾人鄭人以不待公命而經不書此翬亦不待公命而經書者翬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也余按固請云者

前傳之辭耳已未必得經本意此更不見傳文安知亦固請乎公子豫之事正當據之以破說春秋者書氏去氏之非而反强以通之疏之於註往往如此

宋人衞人入鄭宋人蔡人衞人伐戴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釋文作載音再字林作戴疏地理志云云据此則載戴字雖異同音再後世之姓亦然此傳紀事不甚分明大約前數公事甚略而後者審諦故知不必盡出於舊史春秋之後列國記注既煩而聞見亦博前者寥寥耳

二傳秋宋人衞人入鄭七字爲一行宋人十三字跳行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劉原父不依左氏取三師蓋同公羊以三國伐戴而鄭乘戴之困伐取之但不從公羊以取爲小惡耳

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杜注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按尙書四征弗庭傳云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杜不據此蓋未見古文及孔傳矣

十一年經公會鄭伯於時來注時來郲也滎陽縣有釐城按注文滎陽當作熒陽

子都拔戟以逐之及大逵注逵道方九軌也余謂大逵蓋鄭地名